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十八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一八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第十八冊目錄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 一

第三十五本 南海回任日記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三月初二十五起 三

第三十六本 重莅首邑日記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四月初三起 二三六

第三十七本 南武日記 光緒三年九月初十起 四八四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

共四十一本，缺第二本

起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止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山陰杜鳳治 撰

稿本

南海回任日記

第卅五本

光緒二年丙子三月二十五日接印

望鳧行銀手訂



五月初一日辛卯 晴陰

廿五日起寅初二刻赴

聖廟向廟多熏到齋

按聖廟已文明制台則自二十日起因整胃未出家
六不見行亦六不到備憲楊于日晉籍二十六日候候

行禮又赴

文昌宮

武廟行禮

仍照中堂前
主廟行禮 為憲少生即行齋仲炎卸聲陽道回

該何廟廟初二刻到門即同上西院衙門守贊

仲士前京兆現丁憂梁檀浦名聲煌耀予幕友姚振伯初予兩

次往經名儒伊素衡亦名儒必以此一見今日由家西園寓居

院伊掌教與葉書院可存謝枉駕一往略談予初聞不以為意姚振伯

此言極極免殆今日心忽一忘一為午省身生忘頓免又字言昨晚

振伯與葉樸詢究竟皆令吾予思伊既以此何必定與決絕時已未正

即命駕前往與葉書院字見談約半時許訪京華舊友生

德花庭亦有大有荷池見房內有婦人乃知檀浦置一妾于書

院作外家也 則岷莊制軍云與梁檀浦有世誼故往來頗

密嗣以女嫁且于預 詢知檀浦字人矩亭太常祀名國新予于登行用公

名同新為任湖南學院制軍于時入洋 一云考列一著以隆集制軍

蓋與檀浦為世兄為是籍三弟為能亭能檀浦胞弟名聲著于康年

泰祖藏陽家父子同為 檀浦于京兆任上告奏作現丁憂伊後

任為彭亨序序丁服信為太常地也即楊芳伯也

楊振甫為伯前訪五失何初二日候後出未晚忽又聞候候

五天為壽壽者如也 予又順道見各官周福皆廉訪之子

初十日辰刻大雨如注約一時許在院中有一日陰 國家中自

報道衙門半昨晚已播不播如此大雨不能步

京報 三月間中 雲撫黃君提督岑名報奏丁憂前已奉

旨廣西撫劉長佑升雲督督之奉 旨川廣提督吳仲倫告病 文核

升雲撫廣西撫雲督督之奉 旨川廣提督吳仲倫告病 文核

旨廣西撫司廣西督督之奉 旨川廣提督吳仲倫告病 文核

升廣西撫司廣西督督之奉 旨川廣提督吳仲倫告病 文核

旨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以湖南與廣西毗連廣西治安任極重

集議欲令速去也

三月二十外奉

上諭袁保恒著調補刑部左侍郎戶部左侍郎並發三庫司務袁保

著照例補授補授刑部右侍郎補授吏部左侍郎般快 刑部右侍郎海林著

諸祖蔭補授仍舊以刑部右侍郎欽此

初二日癸巳陰晴

初九日自前月二十日起因心胃氣痛即不見食平昔忽有一愛妻

于五更時服毒身亡辰刻即行報驗由官填穴而死者家訪巡捕家

人訪不得死因只說死一箇婦人言此妻前在廣東縣司任時係

梁禮甫家所贈蓋梁定使婢也相隨十年終頗得主心經理家務

此次重來廣東反妻向制台乞四百銀欲回籍制台言可也

小兒行與四下金且言國家尚親則不可不娶必欲見其父制台是
也易多呼其父未見一見之不可不娶當時寵不令回家頗懷
憾以後不知有何事遂至人不及防陡見制台怒怒一怔憐
其痛之因將紙信之紙指為本妻之玉足指一長俾信

封語日久此痛楚難故二十台播臺不見屬員初一日行進志不測今日重
猶不見家唯接在臺不捕露明上梅院因本局商後太久之午
初知見州知見軍又赴督臺上衙門存安歸已午三刻矣

予於席台楊振病病時台台不往見振振亦定初二日領何嗣兄
制台不出又因痔瘡發再寄信是矣予自二十九日單見後以今
終不往凡下午前赴六只寄安不信見信為遊獵也

遊獵令人
之哀怨

方柳楊廉州生來同日前見藩台官接台金首府來說別信
泰已委為難難國大人詳科場事宜仍委方功進會同唐龍
庭福編理下午柳楊未云昨方時委侯侯侯再見以先
見本府為科場事指失張白必不願辦稿託于昨日見本府為
之縱言擺脫予官台各藩台說及臣以不速速已上詳昨日
藩台太之預祝必見本府客商

初日甲午時

藩台預祝早往候在官到立說方柳楊必存官官前對集
予兄云痔瘡中者不能見昨晚早人來信後少以進兄如
詳文未出者可挽回又商楊處人指陳璵山為宜璵山雖
力辭心則願辦次則再改再改此後與柳楊才甚有餘惟多可
改舊守與人不睦不相宜本府上言待大石如臨一熱定也予為

籍者為有餘名信怪身家之宜無意結回而說七六如盤索
籍情于抵低十餘先將三籍差犯單開呈集憲官于到任
僅先君一月現為辦保甲事宜既及不料是下先裁辦此
時我們既出來作友不能不于氏命上留心真我當處中
也佩服之云保甲總辦委員鄭若仁別場之起每有
小委員由和接書和兩名逐段細查而上門牌回在憲云
開辦在案初八開辦起有海州保甲委員衡星南大令
鏡澄江西人由舉人儒知

初吉丁未時

楊廣左兩次往候共十天今日低備上院好家

昨為方柳橋不願辦理科場事兄集友時代為辦理

言方必為力言除舊時代為不願言蓋有人於

中無學識不但說在且見其原中想之難福福道

陰指齊家治也柳橋此次尊要至廉六齊家治若以為

日不開禁設平抽屋可以一色經理因柳者貴方務務器

重不心向得忌之忌之不願在左省備此轉之出年

則蒙姑早來言昨見信三夫人三少所說科場事

已知方不願辦又不願要生色上雖不言心中自有能方即

之官蒙姑因此案言楊以脫卸不如此赴任因柳在

則必免生楊印係在再行書印上省如理科場事宜

知則未嘗不願也予與府官言之立有會近日柳橋

柳橋為見立為要代辦并若瑞山立為日

初十日申時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

此以定其言欲免傷台予初我劉益往見同生或可因見
 約定伊由泉安一轉即在廣信館生計予見臨訪未思
 已為安告一而玉門底廣信館房坐息趕來氣喘不能言
 久之方言本人分付訪時告伊申刻未終視其大老并同
 東予西泉安知臨訪二二鐘伊予在宗生處因往又同見
 泉安而教西未正之刻臨訪即來就教讀有行密託蓋臨訪在
 泉山與大神不睡整夜橫生即仍不寐皆即止不相協
 願聞一如臨訪是時必要更動今姑又懼以禍為名因而不
 合回任此上憲暗中更換一官也臨訪為此時商予予允為相換新
 旋據伊言先生左廣信館甘肅伊予予予六歲延年即信何
 教前往往同予予并會見進止上房振有左廣信館生不能寐
 臨訪尚未一面之談安已生此病源朕朕看右畢臨訪決意為
 春癰病也甚重西去上進用銀包教必可奏效振有上廣信館時
 服何藥此後復若似輕劇蓋上進烟茶一已常有此今則竟不欲
 與前不同此治廣信館振有自之點候冬水均哭
 與前不同此治廣信館振有自之點候冬水均哭
 性主所戶人自難辨年過名自和黎方伯上信信一一路來均服
 生藥屬用細辛紫明甘藥多信有與予言我知年太服作信實
 臨訪藥不對症廣信館復得再因振有必大壞且臨訪此時信為
 言新請與同來之王神平其案而不知一作信與之作喜信因不信其
 方信信予信信信玉帳房與王神平商酌開方玉帳房信信久
 方信信滿面有不悅之色且信面有天下子信我知信信信信
 信和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開方第一信即用鮮參銀花五不五祝一信為容易不信與久談

特年又同于東西文藝修金運吳開未張為上弟省言代修金
每月為十兩金此能閱東西文藝乃國母為新設之湖廣
之文代局也在其湖廣之代已年可以撤矣言畢即同修出
已夜小休二時至五時止各各備陳其以些方伯不暇增其
之方修集台明年往勸蓋集案知強也周福有言先其
以前法方先修集法在為者瘟病五上金案
今官我細并太服得多了平本整得細并多服手振通言心不多服每刻只
分予言一劑之方十劑即三不來方人前在舟中一日服病刻如一日已服六分
手蓋王特并接死書開古方而又不改服
理純用細并紫於口蒙及今改細粉為大福
是銀龜散可服也即令人將藥買來其人于房中蓋整并云此
并并言不服快修好藥案此有知無減不後已又此修修好
修視

閏五月初一日辛酉陰六月日偶有雨

昨日夏正

四更即赴

文廣候

督撫司道憲行系
存府以腹便該候雨日
雨院等賀即停公

初一日由豐慶文局正武廣十餘日

備憲未到

前月天氣甚西數日一雨早透暢發候實大有收成不意二十三日
西潦大發日漲一日西二十五六日竟有八九尺水為近年來所未有
重慶慶西一雨多且大也二十三日連接黃昌司巡檢等詳報
二十二日該屬射州圍冲决三丈餘二十三日永安園又决五丈餘昨
大抵情形田禾房屋有被淹壞人口平前與否家人馳往查詢
數日家人五針歸言射州圍最小內只百餘畝永安園則有千餘
畝田禾少而無林多水及半屋房屋人口均危急
初五督江浦司又報東西園共冲决三處雖均係小園而糧壩未
穩已不少矣此三處前月杪已有淹船上人信說數日未見復
巡司詳報以屬謠傳矣不料此七十分方報公以既誤至此
申飭守知事查此情申飭

初十日制台不權電因本府在撫台久坐制台要司道憲將
見奉旨及本府未束先見府府州知一班中有劉振振馮泰
初奉到制台要憲許久各人大概巡捕去受申飭這我們見
台係通督張本府正上巡捕共談此以置則馮二人正來接台
要憲見此家人先于督張手奉本府上而人不列六不料府台
久坐制台要中既一班一初及本府下未兩和及新補各官不
見

案予為義園林領事官若儲保漢人余賁祥來言及士治也
前于趙領事時為完當儲保官未久即撤官茲士手而仕有信
干預記予前任為函送此信予亦林領事方知哈巴冒克制
領事亦知此情說必必欲學其代筆司司制台面言制台信手
書告知而忘其名嗣余自祥來報知為信羅卿即日在差學到
欲見制台言知制台以為中法基團面會情形初言現為到瑞
子生氣元見予初四早復到見余信見予其人有二到瑞又
有公廣西新府一書南回知解制到此一則對制試用知府
信也錢守廣東將要見及見自官太越人未及回國在父家
在東時多求予出結今日見同兄
所以此錢君為中法基團司事
有錢君在外考候候免其以此人
予亦與兄已先予中東時知在者子稍遲同
方柳楊亦與錢君兄向有通信之信云未幾知
見制台時予亦知美國制
台素我們出能易為華者美予言林領事必能以此能究此是知予自
以產冒名代人求候或少年又回法國中唯情免予防備為要
日亦為辦理科場事宜上指知廣振存福楊等
名備以在為儘良舉
中書之子知在廣振存
能而後撤不能亦必故對要方柳楊與錫序同為振而實則皆廣成
柳楊二人柳楊屬山科場以新費已錄以有人從旁調動動搖台
言機台方蒙批准有年乙未科至則廣振存福楊等亦必理
此凡掣肘而錢仍不少用因此回思柳楊出理與誤能信用乃柳楊以
候補知府印信與振存書差錫序錄凡不知而差人少而少柳
楊太家人們無不思集指一經拿批印便大作威福出告而充為
行楊廣儲任皆柳楊所未答行於上昭唯知黃威柳楊而柳楊